

俯瞰圣洁孤傲的喜马拉雅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张文玲 图\陈远明



藏语“喜马拉雅”即“冰雪之乡”的意思，这些山峰终年冰雪覆盖，圣洁、神秘是她的“对外形象”。

人类无时无刻不想表现自己的强大。当一群群登山者出现在喜马拉雅的主峰珠穆朗玛峰时，似乎呈现出一种“人类无所不能”的姿态。其实，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。当我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时，这个想法始终伴随着我。

喜马拉雅有世界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，珠穆朗玛峰只是其中之一，虽说是最高的，但不是最难攀登的。登上珠峰的人呈现出的意义在于人类战胜一切的力量，象征性地表现出人类的精神和勇气。在群山面前，特别是喜马拉雅山脉前，我

点设在成都机场，终点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。其间，飞机在青藏高原上空飞行，在喜马拉雅山谷里穿行。

飞越资料大多集中介绍着喜马拉雅在尼泊尔境内的情况——全国面积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高度在海拔3000米以上；一半在海拔1000米以上；50多座山峰在7600多米以上，被世人视为“伟大的小山国”。在面积145,391平方公里土地上，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就包括了8座。

飞机起飞的同时，机上68人手中的专业摄影镜头无一例外地对准窗外。

此时，窗外的喜马拉雅是白色的、黑色的、红色的、绿色的。想象中身临其境的风起云涌、飞雪走冰、山呼林啸全然没有。有的只是像大屏幕在脚下切换着画面。大屏幕更像是在调试，因为没有声音。多年穿越喜马拉雅的愿望在看“残疾般的大屏幕”前进行着，快门声和拍摄者紧张的呼吸声相伴。

如果非要在这次飞越活动中寻找出喜马拉雅的震撼的话，那是在结束飞越之后，在住进客房，洗了热水澡，打开电脑看图片时，而此时的“震撼”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。

31日晚，当笔记本电脑反复呈现着我拍下的喜马拉雅的画面时，也许是因为没有贴近、触摸和身在其中的攀爬，对于我，喜马拉雅依旧保持着宁静，喜马拉雅依旧在拒绝众生的姿态中，喜马拉雅对于人类，实在保持着一个绝意孤独的空间。

有人用“领军人物”与“团队成员”来说明珠穆朗玛峰与喜马拉雅山脉的关系。

珠穆朗玛峰简称“珠峰”，又意译作“圣母峰”。飞越时，珠峰正受强劲的西北寒流控制，温度在零下60℃，风速可达90米/秒。此时珠峰，处在云雾弥漫、冰雪肆虐的气候中。看不到、拍不到珠峰在活动的组织者眼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幸运的是，这次飞越时，举目所及，珠峰是一片洁白。宛如古代城堡般的悬崖，层次分明；风化岩石形成的高大石柱、石笋、石剑、石塔，成群结队，绵延数里，可以用“绝色”描述。

当飞机在叠嶂起伏、连绵不断、傲然矗立的山峰中穿行时，当我平视甚至俯瞰这些奇峰，我依然感到了敬畏：湛蓝辽远的天空似乎成了这些巨峰的背景，白雪冰川覆盖的山峰发出的光芒，磅礴得甚至有些刺目。至今，能身置其中，特别是踩上珠峰的人屈指可数，这让我再次触及了“绝意孤独的空间”的现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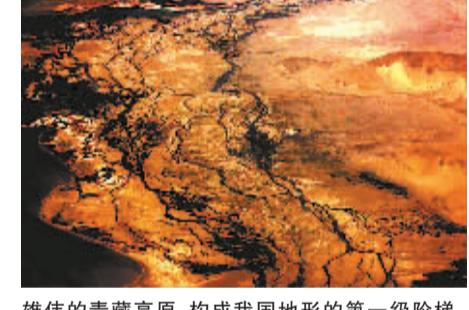
喜马拉雅山脉包括世界上多座最高的山，有110多座山峰高达或超过海拔7,300公尺。这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。

我们无法踏遍每一个山峰，无法形成人类无所不能的事实。

春节期间，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了一个摄影团前往尼泊尔，对于我，最诱人的部分是飞越青藏高原、穿越珠峰。

我们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就从成都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。其间，飞机飞过了青藏高原，跨越喜马拉雅。透过舷窗望着下面神秘的皑皑雪山，我感受着喜马拉雅！

2009年1月31日，牛年新春大年初六。飞越喜马拉雅的起



雄伟的青藏高原，构成我国地形的第一级阶梯。



山下人类居住较多的地区已出现绿色稀少的景象。



尼泊尔的部分喜马拉雅山脉，被开发成梯田。水稻、小麦、马铃薯和甘蔗等农作物在此种植。